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 國朝一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十五

葉

廷試策五

御試策一道

趙狀元

朕惟祖宗創守之宏規舉可掩迹三五中遭厄運變起弟圖蓋許國之臣無幾而自爲謀者憲撫也朕承中興之運任撥亂之責所賴於有官君子至切矣頌狃於見聞小惠祖先了官事爲疑履忠信爲拙以括囊爲至計以首鼠爲圓機如此則國家何望焉子大夫讀先聖之書通當世之務其爲究復何洒灌可以革舊俗何陶冶可以成美化明者子篇副朕虛玷以觀子大夫入官之志

臣聞君臣父子之際天下真情之所在也惟實之爲貴而文有所不必備也惟以心爲感而言有所不必足也文有和平其質言有諱乎其心是之謂欺臣不敢以用於君子不敢以用於父

恭惟皇帝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招來四方草茅之臣咸至於庭降清問而親策之嘗特取其華藻文章哉臣已知陛下必不以此也願以神器之天

祖宗畀付之重方與元老大臣叶謀

陛下必不

比德以獨熙中興之功而百執事之人因循舊習不與聖人同憂者

命以上食其祿者任其事今也不然已則不勤而又

爲它人爲之非宜則

陛下將誰與治天下者故夫營私自便雖曰上風苟且寔

陛下家事也臣等布衣

陛下必不謂

其賤且疎一朝之間訪以家事臣雖昧陋亦能仰認

陛下至

神至聖廣大明白親待臣等如此敢不率其意之所欲言者圖

報万一而徒爲泛濫之辭以負

陛下臨軒之勤以于不誠事

君之謀臣甚懼焉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

聖策白庶惟祖宗

創守之宏規舉可掩迹三五然中遭厄運变起拂圖蓋封國之

三無幾而自爲謀者撲摶也臣有以見陛下想慕前列而追

咎前日兆變之臣欲與天下一起頽風而紹復祖宗之盛軌也

臣仰惟 藝祖以武定天下太宗文以守之列聖不承卷甲不用者幾二百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堯舜三代之盛所不能及雖聖聖相承蓋因 藝祖即位尊禮趙普爲社稷臣重其權信其人雖一時舉職如雷德驤不能間也顯然示天下好惡之所 在磨以歲月而天下之士始各識知朝廷之意洗濯自新爭爲功名由是風俗廓然變矣事無微而不舉法無小而不遵叶氣嘉生薦爲太平不亦宜乎承平日久志狃於恩而不知威見其小而忘其大移昔日憂國愛民之心而爲曲學阿私之計黨同伐異議論起而風俗壞風俗一壞廢故遞起宜乎陛下深恨之也尚頽 祖宗之澤未遠廊廟大臣有執政不撓者出身捍難作多士之氣以摧折奢華之變維持至今此道不墜今陛下旣已尊任其人矣宜明諭天下以好惡所在而又有以振礪之使其知爲曲學之計不若爲國家之計則凡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非所思也臣伏讀聖策曰今 朕承中興之運任撥亂之

責所賴於有官君子至切矣臣有以見陛下欲得賢才與之共濟中興之運也臣聞天下至大萬民至衆獨智之所不能察獨力之所不能舉自堯舜三代以至於我祖宗必取天下之才在天下之士今內而羣府寺監外而職司郡縣皆陛下取而任之以家人子弟者百口之家有嚴君焉已不自理惟子弟是信任百口之責不以嚴君之心爲心而其察是謀亦足以知其不令子矣至于弟之不令父母猶將責之况夫天下之柄獨在若人何哉臣伏讀聖策曰願狃於聞見小惠捐先臣有以見一壅下欲得真才貞能而惡夫瑣瑣之亂政也臣聞天下無事庸人擾之夫所謂庸人者非果庸常無能之也庸常之入舉足畏法而何足以擾天下古者非庸懦無能之足擾而小智小惠之可畏帝堯之廣大而謾說矜行愛撫朕師有不容者知其能擾民而亂政也夫所謂真智大惠者危諭不能拙邪說不能惑靜而愚上水明鑽勸而爲開物成務小人不然竊其近似而矜耀

之自謂不惑於流俗而不知爲蜂蠍蛇虺之毒人也老子曰智
慧出而有大僞謂此等也孟子之論益成托見殺其僞人也小
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由是觀之小惠既以毒人又以殺身
爲天下亦安用斯人哉雖然古之所以必疾乎小人者以其智
辯足以移人主之聽而已捐白爲黑謂正爲邪昔此人也人主
惟說其言辯高其才智而不讓其歸鮮有不爲動搖者今陛下
下旣知其小人矣確然不惑無使得干廟堂之正議臣將見其
術窮矣臣伏讀聖策曰謂了官事爲羨羨忠信爲拙以括囊爲
至計以首鼠爲圓機如此則國家何望焉臣有以見陛下別白
邪正卓然不惑也臣嘗論之惟天下之大人惟能立天下之正
論惟天下之小人爲能敗天下之正論非正論之可毀也事不
自己而殃它人之有成也蓋寡聞之秦穆公如有一个臣斷
倚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
聖與好之曰是能保我子孫黎民若至於嫉人之技而不樂

聞人之產聖而遷之而以之保子孫黎民則不免於咎嗚呼此子
古不易之論也今請因陛下之間而極言其故夫謂了官事爲
癡者幸人無成之人也謂履忠信爲拙者天資巧詐之人也以
括囊爲至計者不恤國事之人也以首鼠爲圓機者左右反覆
之人也何謂幸人無成之人國家設令有功則有賞有罪則有
刑天下之賢遭逢大有爲之君趨事赴功夙夜不怠彼見其然
也則爲朝廷少將有以旌其勞而天下亦皆謂其爲能人自視
缺然慮其進而我不逮也則先爲不偉之論曰是癡人也既以
自解又且幸其人之惑我言信而自殆弃其前修亦與我均耳
故曰謂了官事爲癡者幸人無成之人也何謂天資巧詐之人
臣聞水火不並用薰蕕不向背天下之理有善有惡善者天地
鬼神知福之不善者天地鬼神亦知禍之而况人乎故夫巧詐
之人以已之所爲必有舛不快於人也又况乎忠信之人以其
忠信而招害巧詐也則曰是拙人也既以自快其一時俊故之

流且與其有以欺此俗也故曰謂後忠信爲於者天資巧詐
之人也何謂不恤國事之人有二焉一曰全貞之人二曰無才
之人天下之言有令有否合則利否則害利害者人主聽群臣
之柄也今夫人言而利害未知也是以不敢有所言有人於此
入不善之言觸不測之刑則相指爲戒至於善言受賞者又從
而效之全貞者習之不才者和之以自晦於清議而謂爲得策
豈若辨人之根而長賢者居之也故曰以括囊爲至計者不恤
國事之人也但舉左友覆之合間好富貴而惡貧賤天下
之情一也夫全身之人與不才之人既以括囊不與議論矣猶
有僕僕富貴之人欲揚聲言事則不敢決欲緘口不言則不足
進於是持不可捐之論以左右人主之心言合則蒙其福不合
則罹其害視方正之臣甘心殊科而無愧故曰以首尾爲圓機
者左右反覆之人也今朝廷清明法令備具而邪人不利猶扇
爲四者之讒宜陛下謂其無革於尔也臣願尊其所聞每進

人惟其癡惟其拙退一人惟其至計惟其圓機則天下之士庶乎稍知向方矣臣伏讀聖策自子大夫讀先聖之書適當世之務其爲究復何迺惟可以革舊俗何黜治可以成美化明著于篇副朕虛勤臣有以見陛下博聽群臣之言欲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也臣聞人心無常惟上所化盛衰遷都民咨胥怨上至百官族姓議及朝廷若閑然而起盤庚不誅而明告之然之天下咸服商室中興今小惠相先肆爲四者之詫而陛下所以詢及三等謂洒濯革舊習陶冶成美化陛下真得盤庚之心矣顧臣何說以處於此嘗讀易至咸曰感感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德之至於感入也實難徳至於感人之心則天下能事畢矣然受之以常何也曰天下之事未可遽革者也革之以驟其變必速革之以漸其持必久故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一也日月得天而能以昭四時變化而能以成聖人父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今陛下推至誠以待天下所以感其心

者至矣誠於進人之際惟其凝拙不惟深計圓機者持之既久
金石可動况士大夫必有心腹腎腸何自不洗濯為上所命而
自弃於浮薄之域哉儻猶不悛陛下赫然震怒臣尤者一
人夫誰敢不服臣非敢勸陛下用刑也顧勢有所不得已而
少致於是耳陛下旣策之以此又於其終詔之曰旦以觀子
大夫入官之志臣有以見陛下欲以名節勵臣等也臣聞不
能愛身者不可言忠身不能忘身者不可以言事君自古人臣
皆知名節之爲美而不忠不正之可疾也然一旦持保祿位喪失本
心而不覺者其患初起於能不愛其身是故以之耽於富貴
而不能以自脫僂然日爲愛身之至矣而不知愛身之至者
非富貴利祿之謂而臣之謂也入臣知此然後可以事君父
言忠孝矣今陛下起草野之臣而爵祿之大恩至德夫何以
獨臣而然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臣得條陳于前矣然尚
加况又訓戒明切如此人非木石孰不愛身以事陛下此又非

存私憂過許者慮陛下尊所聞之不堅明臣請申言之夫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爲者也爲之必成行之必至不成不至必有害之而中變者是以古之明王將有爲也必先觀天下之勢而逆爲之謀謀之旣臧則又固執之以要其成而不牽於衆人之多言陛下今已知群言是非之所在矣異時或有言今之變者爲真擬今之拙者爲真拙今之深計者爲有德今之圓機者爲有謀而陛下疑焉雖聖主在上群臣輔佐不敢謂安靜之福如今日也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雖方無此理然不言則無以盡臣之忠臣不勝拳拳

御試策一道

于湖先生

朕承列聖之休偶中否之運遺天知收齊賴天悔禍中外寧壹及閒暇之時延見儒生博詢當務字大夫寥然咸造其精思經術詳究史傳具陳師友之濶源志念所放慕行何修而無僞心何治而克誠不唯見子大夫之立志抑國家收取士之

寶効詳著十篇靡有舛隱

臣對曰聞見聖人而師之所知得於所見聞聖人而師之所知得於所聞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傳之以聖人聖人體是道而居上以君臨天下其精神之所運動教化之所漸染天下之入視聽心聽倡範模矜式蓋有不期然而然者抑唯陛下以上聖之資履中興之運大而化之緝熙光明差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至陛下而復傳凡陛下所以斡旋政化恢張紀綱若天下於泰山之安者莫非是道承學諸生汝際盛時得見聖王而師之是以十數年來風俗一變莫不洗滌激勵務爲本原習是之學無復向來虛誕矯訏之論者寔是由陛下以是道而化之於上故也今陛下臨軒策士而詢臣等以平居事業正心脩行之所先俾之詳陳將備仰覽頤臣不敏惟知以聖王爲師而已大懼無以欽承聖問雖然敢不極其區區惟陛下裁幸謹昧死對臣伏讀聖策白朕承列聖之休偶中否之運遺大投艱罔知攸濟賴天海

獨中外寧壹臣有以見陛下寅念疇昔不忘艱虞同一德以享天心享天心以臻極治也臣聞天地不能無否頌不而享泰然之至人不畏多難得人而平治繼之堯舜之時固多難矣得禹而地平天成湯文之初固多難矣得伊尹太公而戡定禍亂往者數厄陽九國步艱難陛下宵衣旰食思欲底定上天祐之畀以一德元老志同氣合不動聲色致茲昇平四方協和百度具舉雖堯舜三代无以過之矣夫士不學正道則猶以見大功濟大業一德完老子所以能輔陛下致今日之治者以其所學正道焉耳此陛下所以有望於臣等而策之以其事也伏讀聖策曰及間暇之時延見儒生博詢當務臣有以見陛下雖當宴樂之際弗怠入席之求詢于廟堯冀平慮之一得也臣聞求言於多事之時爲甚易求言於無事之時爲甚難方天下多事衆賢勦精方是之時利有所未興言有所未除國家有大謀變民俗有大休戚形格勢禁言之爲不難而聽之亦甚易也及天下既定兵

甲乙伏矣禮樂既興矣朝廷既寧謚矣冥安之毒可懷而苦亡
逆耳之言爲難入矣方是之時乃能不倦招延廣開言路無所
忌諱伸之悉意以陳豈不甚難矣哉堯之時可謂治矣稽子衆
舍己從人書所以美之者以其求言於無事之時也舜之時亦
可謂治矣好問好察渺言記所以美之者以其求言於無事之
時也陛下神聖之德固已高越二帝而於求言之道又以二帝
之心爲心清問下及於草萊疎贱之人臣之願蒙將何以報陛下
萬一伏讀聖策曰子大夫襄然咸造其精思經術詳究史傳
具陳師友之淵源志念所欣慕行何修而無偏心何治而克誠
臣有以見陛下宸眷丁寧加惠士子究所學之當否俾悉歸於
至正也臣聞聖人達而在上其道措之政始聖人窮而在下其
道寓之於經更是故堯舜不見於筆削孔子不著於功名是一
道也陛下德自天縱聖由日躋堯舜孔子之道蓋已深造其妙
而行之於起居飲食動容周旋之間陛下吐辭則爲經而不刊

矣尚何操乎大經陛下舉足以爲法而可傳矣尚何俟乎諸史
召輩所以於此昼夜孜孜精思詳究而不敢自暴自棄也臣聞
三代而上專門之學未立然當時之士率皆淳厚敦固忠信孝
友者死它焉禹湯文武以道運化於上而士亦皆以是爲法故
耳孟子謂臯陶伊尹太公之徒皆見而知者誠以此也孔子生
晚周去堯舜禹湯數千百載矣至於祖述憲章听不敢懈豈非
道之所以在天下後世固所當師邪顧自輩師友之端源問惑辨
疑同門同志則有之矣若夫道之所以在而師之則臣願師聖王
也臣聞藺相如諸侯佐耳徒能全璧使司馬相如慕之以爲名
相如何足慕哉夫臣之事君主於忠固當有所効仰惟朝廷之
上蓋有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昭忠
義凜凜易危通安者既已論道經邦燮和天下矣臣輩委質事
君願視此以爲標準志念所欣慕者此也臣聞目事君猶子事
父子之事父其可飾偽行以欺乎書曰恭儉惟德無載勤儉又

曰作僞心勞日拙夫聖人在上貴賤履位賢不肖襲情其以僞
制行者尚何容於其間哉願臣輩方以聖王爲師顛沛造次必
於是則行修而無僞目之所自許也自聞齊家治國之道本於
誠心則事君其可以不以誠乎傳曰不誠無物又曰不誠未有能
至夫聖人在上至誠以贊天地化育則不誠存心者尚何容於
其間願臣輩方以聖王爲師造次顛沛必於是則心安而克誠
目之听自許也伏讀聖策曰不徒見子大夫之立志抑國家收
耳士之實効盍宜小補臣苟以見陛下誘掖開明聖慮深切承
有用之至言責異時之成功也臣聞士尚志志之所期人焉庶
哉昔孔子與諸弟子燕閒端居每使言爾志苟有志焉而加之以
至誠持之以悠久未有不濟者也譬晏天適越而南轍之燕而北
首造端自此終不至焉爾矣若夫治身制行以聖王爲師委質
事君以一德元老而爲法則愚臣之志如是而已臣聞畫餅不足以充飢說河不足以止渴虛言無補於實用也南金大貝明

珠自璧粲然觀美至夫爲寒之衣飢之食不如麰麥絲麻之便
是故事莫大於責實仰惟國家所以綏羅天下士者科目固異
矣而抽黃對白駢四麗六或取於文詞至學行之邢正志趣之
是非間有所不察也嗟下聖意高遠欲造廷之士它日皆爲陛下
所用親垂聖問特攷其實學之所在可謂甚盛舉而茂有加
矣異時垂紳正笏由此途出真于實能肩摩杖推則豈小補之
哉陛下總策自曰詳著子篇靡有所隱臣益見陛下德意兼容
赦其狂斐而異其愚論也臣聞士不可以不學學而不明其道
與無學同道不明則立身行已正心誠意皆不得其統要狃
僞行而無所歸宿雖學且何益哉道非得聖人而師之則無自
而明白切惟大道之傳自堯而舜自舜而禹自禹而湯自湯而
文武由文武傳之孔子無往無民不得施於天下則是道也蓋
自文武以來不得其傳矣夫有傳道之君必有輔道之臣堯有
舜舜有禹禹有虞湯有伊尹文武有周公相其君而左右贊

襄之以擴充其道於天下天下之人權親見聖人而師之因以明道此三代之士所以爲夏後世而不可企及也由孔子而來多歷年數矣天意簡在卑陛下寔得聖道之傳又異之以一德元老亦俾左右贊襄之以擴充其道於天下士生斯時何其幸耶夫聖君賢相曠乎古而一遇苟今之爲士者又不能見聖人而師之以明道而飭身勵行如聖策所云則斯人也亦可知矣微臣不敢以知直自期然奉天子愚衷寔以聖王爲師惟是勤行飾躬忠一報上進退周旋庶無負陛下所以策官者臣無任昧死

臣謹對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十五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十六

策

廷試策六

策問一道

問蓋聞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誤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仰惟祖宗以來立經陳紀百廢著明細大鼎新皆列聖朝之模為万世不刊之典朕續綱不圖恪守洪業凡一號令一施為靡不稽諸故實惟祖宗成法是憲是芳然盡一之禁賞刑之具猶昔也而姦弊未尽革賦歛之制經常之度猶昔也而財用未甚裕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猶昔也而人才尚未盛黜陟之制訓迪之方猶是也而官師或失勵其容安在豈道垂久而不渝法有時而或弊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耶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朕欲參稽典冊之訓講明推行之要俾祖宗之治復見於今其必有道子大夫李古入官明於治道蘊蓄以待期人矣等著

御試策一道

梅溪先生

臣對臣聞有家法有天下法人臣以家法爲一家之法人君以家法爲天下法人君之與人臣雖名分不同而法有大小之異至於能世守其法者則皆曰權而已人臣能執一家之權守一家之法以示其子孫則必世爲名家人君能執天下之權守其家法以爲天下法貽厥子孫而施於四極則必世爲有道之國家蓋法者治家治天下之大具而權者又持法之要術也今陛下親屈至尊集多士訪治道于清問之中首以監于先王成憲恪守祖宗之法爲言是則陛下欲守家法以爲天下法者固已得之矣臣獲以一介草茅預于大夫之列仰承聖詔其敢不殷勤底蘊茂明大對以爲陛下遵祖宗守成法之猷邪臣之所以欲言者无他焉亦曰領權而已嘗冒君者天也天之所以爲天者以其聰明剛健司慶賞刑威之權而不昧也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

以其能憲天聰明肅天剛健司慶賞刑威之權而不下移也天執天之權而為天君執君之權而為君故天與君同稱大於域中而君之名号必以天配以天道而王天下也則謂之天王以天德而子兆民也則謂之天子居九五正中之位則謂之天位享万壽无疆之祿則謂之天祿五服五章者謂之天命五刑五用者謂之天討就之如日者謂之天表畏之如神者謂之天威居曰天闕器曰天仗法曰天憲詔曰天語天之大不可以有加君之大亦不可以有加者以其�能司域中之權而已矣恭惟陛下蘊聰明之德躰剛健之資躬親聽斷勤發祖宗一詔令之下而万民莫不鼓舞者如天之雷風一德澤之布而万民莫不涵泳者如天之雨露開中正之路杜群枉之門而莫民莫不悅服者如天之清明為政日新日新又日新而万民莫不拭目以觀者如天之運行而不息巍巍乎固不可

以有加矣而臣猶以法天攬權為言者蓋陛下之德至不可以有加而臣子之心每以有加而已而豈陛下此旨所以昧死尽言而不知諱也臣伏讀聖策首以監于先王成憲其永无愆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為言次及于祖宗立經陳紀列聖相授之道又次以今日奉行而不能无四者之弊為問臣有以覘陛下知政治之道在乎守成憲遵祖宗欲革今日之弊也臣切謂陛下能攬威福之權率自己出則成憲有不難守祖宗有不難法時弊有不難革天下有不難治凡所以策臣者皆不足為陛下憂矣不然陛下虽勤之問之臣雖謗之謫之无益也臣觀自古善言治之人未嘗不以攬權為先自古善致治之君亦未嘗不以攬權為先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者箕子告武王之言也天下有道礼樂征伐自天子出至於无道則自諸侯大夫出者孔子垂戒後出之

唐也謂安貞而威曰君君能制命爲靈著左氏記時人之
言也謂堂陛不可以相陵首足不可以相反者賈誼告文
帝之言也此臣所謂善言治之人未嘗不以攬權為先也三
皇官天下者攬威福之權以官之也五帝家天下者攬威福
之權以家之也三王計安天下而歷年長且久者攬威福之
權以安之也漢宣帝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
之法致中興之業者無它焉以其能革舊尤專政之弊躬攬
福威之權而已觀其究核名實信貞必罰務居史事聽斷惟
精而神崔五鳳之治號爲吏稱民安功光祖宗業垂後裔蓋
本乎此也光武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
法建中興之功者無它焉以其能鑒西京不競之禍躬攬威
福之權而已觀其微攬權綱明慎政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
弓矢而散馬牛建武之政号爲止戈之武系隆我漢同符高
祖者蓋本乎此也唐明皇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

之法致開元之治者以其能革前朝權威于政之弊躬攬威福
之權而已初明皇銳於永治姚崇設十事以要說之其大槩別
勸其攬權也帝自謂施行由是勵精為治責成于下而權歸于
上矣憲宗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元
和之治者以其能繼前日治之小人竊柄之弊躬攬威福之權
而已初憲宗銳於致治杜黃裳畏懼不得其要勸其操執綱彝須
得其大者帝加納之由是勵精為治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矣
此臣所謂自古善治之君未嘗不以攬權為先也陛下繼前日
權臣專政之父收還福威之柄運獨化於陶鈞裁方機於獨斷
天下翕然稱陛下為英主寧寧卒漢宣帝光武唐憲宗明皇之
上矣而臣猶勸陛下攬權者非欲陛下衡石程書如秦皇帝而
謂之攬權也又非欲陛下傳倉聽政如隋文帝而謂之攬權也
又非欲其以強自任親治細事不任宰相如唐德宗而謂之
攬權也又非欲其精於吏事以察為明無復仁心如唐宣宗而

謂之攬權也蓋欲陛下邀其所既往戒其所未然操持把握不可一日而少縱之使威福之柄一出于上不至於下移而已臣切謂陛下欲守祖宗之法莫若躬攬威福之權欲攬威福之權又莫若行陛下平日之所學五經之言治道而春秋者人主攬權之書也陛下聖學高明緝熙不倦萬機之暇篤好此書固當親洒宸翰以書經傳刊之琬琰以詔學者矣今者又命儒學近臣於經筵講讀之是則天子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書固已默得於聖心之妙至於其間何為攬權之法者臣請爲陛下誦之春秋書宣王曰天王者所以爲人君法天攬權之法有三晉王不書天者所以爲人君不能法天攬權之戒書朝晉會晉欲朝晉之權必出於天子也晉侵晉伐者欲征伐之權必出於天子也晉備禮亂樂者欲其收禮樂之權也晉備賞溢罰者欲其收賞罰之權也權在諸侯則譏之如跋土之盟之類是也權在大夫則制之如雞澤之盟之類是也先王人而後諸侯者欲權在王入

也內中國而外夷狄者欲權在中國也責盈一字者所以戒小人之竊權也書簡二字者所以防刑人之弄權也凡一字之簡董不華表者皆所以勸人君擅權以作福凡一字之疑重於斧鉞者皆所以勸人君擅權以作威臣願陛下遵聖人之經行聖人之言以是正天下之名分以是定天下之邪正以是成天下之事業則何患乎未能監先王之憲遵祖宗之法革今日之弊邪臣伏讀聖策自仰惟祖宗以來立經陳紀百廢著明細大舉舉皆列聖相授之模焉萬世不刊之典朕續紹丕圖恪守鑑製凡一號令一施爲靡不稽諸故實惟祖宗成法是憲是若臣有以見陛下諫恭抑畏不以聰明自居必欲行祖宗之法以致中興之治也臣以謂陛下欲法祖宗以致治又不可不法春秋以攬權自禪按春秋有變古則譏之之書有存古則幸之之書有復古則善之之書經書初獻六羽者譏隱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懿褒先王之樂也書初稅畝者譏宣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

輕變成周之徹也此所謂變古則譏之者也書猶三望者譏僖
公不郊而幸其猶三望書猶朝于廟者譏文公不告廟而幸其
猶朝于廟此所謂存古則幸之者也襄公十一年書作三軍者
譏其變古也昭公五年書舍中軍者善其復古也此所謂復古
則善之者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漢惠帝用蕭何之法而海內晏然武帝用張湯取高皇
帝之法紛更之而盜賊半天下守祖宗之法者其治如此寔祖
宗之佚者真亂如彼爲人主者其可自壞其家法耶我太祖太
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聖守我宋之家法
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質趙普之徒相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
真宗時有若李沆王旦寇準在仁宗時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韓
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與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側聞慶曆中仁
宗出御書十三軸凡三十五事其一曰遵祖宗訓二曰奉真考
業三曰祖宗艱難不敢有所除四曰真宗愛民孝思感噎故當時

君聖臣良持循法度四十二年之間治效卓然者蓋本乎此又聞熙寧中先正司馬光於經筵進講至晝何曹參事謂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且言祖宗之法不可變也與日呂惠卿進講立說以破之謂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州蜀出輕世重是也光脩而折之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非變也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是謂社輕出重非變法也觀二三百之言亦足以見其人之邪正矣陛下自即位以來固未嘗不遵守祖宗成法比年有出於一時申請權宜而行者致與成法或相抵牾近者陛下面諭群臣謂國家政事並宜遵守祖宗今又發于清問以求致治之效臣有以見陛下得持盈守成之道貞仁宗之用心矣然臣復以攬權爲言者蓋春秋譏時主失攬權之道故諸侯遂有變法之弊今陛下作守既成之法宜用春秋賞罰

之權以御之可也大臣有清淨如曹參者宜命之持衡忠正如司馬光者宜俾之討論變亂如張湯則誅之異議如呂惠卿者則斥之如是則祖宗良法美意可以垂萬世而無弊矣尚何懼乎天下之不治哉臣伏讀聖策白晝一之法賞刑之具猶昔也而姦弊未盡革臣有以見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乎明賞刑以革弊也臣切謂欲姦弊之盡革不可不法春秋以攬權蓋春秋之法非孔子之法也成周之法也故杜預曰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經有書賞者如錫命威公錫命文公錫命成公之類皆所以譏時君之濫賞非周公之賞也有書刑者如殺其大夫放其大夫殺其公子之類皆所以譏時君之濫刑非周公之刑也時王失周公賞刑之法不能革當時之姦弊故仲尼以筆削之權代之善勸而淫懼焉我祖宗制賞刑之法載在典禮晝一之章昭然可覩創之者如謹守之者如曹未嘗有濫賞也而賞必當乎功未嘗有濫刑也而刑必當乎非歷世行之弊無不革者

蓋以聖祖神宗能攬權於上而羣臣能奉行於下故也故司馬光自爲課官及爲侍從尚以人君致治之道三獻之仁宗又獻之英宗又獻之神宗而其二說則在乎信賞必罰也三宗既用其言以致極治矣光以清德雅望執政于元祐之初躬行其言以革時弊進退群臣刑正之甚者十數人天下皆服其賞刑之當一時之弊亦無不革者我三宗真盛德之君而光亦可謂救時賢相也茲者陛下躬親萬機一新時政斥逐姦邪登用舊禁錮者釋告訐者誅茲賞刑之至公而革弊之甚大者也聖策猶以姦弊未革爲憂者豈今日朝廷猶有僭賞濫罰如春秋時乎臣不敢不陳其大槩夫人主賞刑之大者莫若進退天下之人子今陛下每進一人必出於陛下素知其親賢自識擢可也不然則出於大臣侍從公共薦舉可也不然則采於輿論而天下國人皆曰賢可也苟不出於三者而一旦遽進之則議者必曰某人之進也出於某人陰爲之地也如是則一人之濫進有

以損陛下作福之權矣陛下每退一人必出於陛下灼知其罪
震怒而賜謫可也不然則出於諫官御史公言論刑可也不然
則得於僉言而天下國人皆曰有罪可也苟不出於三者而有一
一遞退之則議者必曰某人之退也出於某人陰有以中之也
如是一人之誤退有以損陛下作威之權矣昔舜舉十六相而
天下悅其賞之當去四凶人而天下悅其罰之公陛下苟能以
祖宗制賞刑爲法以虞舜用賞刑爲範春秋賞刑之權以極
之則何患平姦姦之不革邪若夫有其勞進其秩以爲賞犯某
事得其罪以爲罰此特省司之職耳非人主福威之大者目不
復爲陛下言之也臣伏讀聖策自賦歛之制經常之度猶昔也
而財用未甚裕臣有以見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平裕財用以
經邦也臣切請欲財用之有裕又不可不法春秋以攢權諭
春秋書臧孫辰告饑卒旅者譏莊公不節國用一歲不熟而告
急子外也書初稅畝者幾貢公不節國用变底周什之一之法至

於屢政而稅也書丘甲者譏成公不節國用至於以丘而出
甲也書用田賦者譏成公不節國用至於計畝而出軍賦也春
秋書是者不宜生書初者不宜初著作者不宜作書用者不宜
用目由是知春秋賦稅之書為人君節用裕財之訓明矣昔孔
子對齊景公之間政不曰政在生財而曰政在節財有若對魯
哀公之間年饑不告之以生財之術而告之以益徹臣又知裕
國之術實在乎節用也側聞太祖皇帝有言曰我以四海之富
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
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嗚呼大哉言乎真可
為萬世子孫保國之訓也又聞仁宗聖性尤務儉約器用止於
漆素發碑止用黃純嘉祐間臨軒策士出富民之要在節儉以
為御題時呂秦賦曰國用既節民財乃豐仁宗悅之擢為第
一觀仁宗取士命題之意又真可為万世子孫保國之訓也又聞
熙寧初司馬光王安石同對論及救災節用事安石曰國用不

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蓄其錢以尽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万物止有此數不在民不在官譬之如雨澤夏潦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甚害甚於加賦此乃梁洪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尔司馬光之所言真可為節用理財之法聚斂毒民者之深戒也陛下自和戎以來兵革不用二十年矣是宜倉廩富實賈易粟陳如成康文景之時可也而聖策方以財用未裕為憂雖臣亦切疑之豈國家用度之際有所未節乎奢侈之風有所未革乎不急之務興名之費尚繁乎今賦入不及祖宗全盛之日而用度不減祖宗全盛之時三年郊祀之礼所不可免者而且下賞賜之費有不可得而損也不得已歲幣所不可免者而使命往來之費可得而省也百官之俸所不可免者而冗官可得而省也六軍之養所不可免者而冗兵可得

而省也臣所謂用度之際有所未節者如此之類不止乎此也朝廷往晉屢有禁銷金之令矣而婦人以銷金爲衣服者今猶自若也又嘗有禁鋪翠之令矣而婦人以翠羽爲首飾者今猶自若也是宜法令之不可禁乎豈宮中服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自所謂奢侈之風有所未革者蓋在乎此也臣又聞之路謂遠夷外國有以無益之奇玩易我有用之資財者池臺花園車旗服御有未能無所增益者中貴外戚便嬖使令倡優伶官之徒有未能無非時賞賜者自所謂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尚繁者蓋在乎此也昔漢文帝躬行節儉以化民而海內至於富庶臣願陛下覽榷于上以革衆弊以文帝及我太祖仁宗恭儉為法以春秋所書爲戒則何患乎財用之不裕乎若夫自同於聚斂之臣獻生財之術則臣不敢也伏讀聖策白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猶昔也而人材猶未盛臣有以見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士而欲人材之盛如祖宗時也臣切謂

陛下欲人材之盛宜攬育才取士之權主謹按春秋書作丘甲

穀梁因論古者有四民而以士民爲首若竊釋之曰士者治道

藝者也又按經書單伯送玉姬穀梁曰単伯者我之命大夫也

若竊釋之曰古者諸侯貢士于天子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

一人又按公羊春秋曰什一行而頌聲作何休因論及成周之

時井田校室之制太學小學之法養士取士之說爲甚詳又按

經赦許止之罪穀梁曰子生三月不免水火毋之罪也羅貫成

童不就師傳父之罪也就師傳學問無方忘志不通口之罪也

心志既通而名譽不彰朋友之罪也名譽既彰而有司不舉有

司之罪也有司舉之而王者不用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春秋傷時王失

育才取士之權而默寓其意於筆削之際公羊穀梁若竊荷休

之徒從而發明之亦可謂有功於風教矣我祖宗以來取士於

科舉是古者諸侯貢士之法也養士於太學是古者校庠序之

法也又有制科以待非常之士是有取於漢唐盛世之法也進

士科或用詩賦或用經義雖變革不同而未嘗不得人也大學之士或出於舍選或出於科舉雖作成不同而亦未嘗不得人也二百年間名臣鉅儒建勳立業皆頃相望莫不由此塗出可謂盛矣陛下往者雖在平戎不暇給之中而亦未嘗廢俎豆之事自偃兵以來復興太學以養諸生其取士之科作成之法一遵祖宗之舊恩甚渥也而聖策猶以人才未甚盛爲憂奢臣亟獻攬權之說焉今取士之科作成之法雖曰猶昔而人材非昔者由福威之權下移於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如取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忤歲權臣子孫門客皆隣殿試類皆獨取高科而有司以國家名譽跨媚權臣之員而欲得人可乎朝廷比因外臺之言徇行駁放士論良不稱嘆且願陛下常攬福威之權以御之嚴詔有司謹取士之公法而曲蹈往年之覆轍可也至所謂作成者蓋欲作成其氣如鶩雅魚躍涵養其孚目之剛才而成就其異時之遠大者耳非取美能繙章繪句以堪責緊

出自權臣以身障天下之言路而庠序之士養設成風利舉之
文不敢以一言及時務欲士氣之振可乎臣聞嘉祐間仁宗以
制科取士時應詔者數人眉山蘇軾之言最為切直老官以上
無失德而輒妄欲黜之獨司馬光慨然主其事仁宗曰朕以直
言求士其可以直言棄之耶權貴異等此陛下取士之家法也
臣願陛下以仁宗為法以前日權臣之事為戒命庠序去誘訓
規科舉革忌諱之禁有旨取忠讜之論將見賢良方正茂林異
等直言極諫之士濟濟而出如仁宗時矣尚何患人材之不盛
乎臣伏讀聖策白熙寧之典訓迪之方猶昔也而官師或未勵
臣有以見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人而欲官師之勵如祖宗
時也臣切謂欲官師之勵宜攬黜陟賢否之權謹按春秋德
一年書貳侯至威一年則書貳子至宗子目前稱侯今稱子者蓋
時王所黜隱二年書紀子至威二年則書紀失記非曰前稱子
今稱侯者蓋時王所進臣切謂春秋時王不能黜陟之也又恐

經書是用。公羊曰：「弗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何休釋之曰：聖人因周有奪爵之法，故備七等之利以進退之臣。是以知春秋實君子黜陟之公法也。」故爲臣而知春秋者，則必爲忠臣；蓋春秋以責忠臣之至訓，迪天下之爲人臣者也。爲子而知春秋者，則必爲孝子；蓋春秋以責孝子之至訓，迪天下之爲人子者也。我國家任官之法，上自公卿百執事，下至一郡一縣之吏，無非以公道黜陟之固與。禹、虞、舜三載考績之法，也有學以教之於未仕之前，有法以禁之於已仕之後，無非以公道訓迪之，固無異乎成周訓迪厥官之方也。故當時爲官師者，居不苟，勵厥職，坐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是宰相之勵其職也。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是諫官之勵其職也。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閨門則宰相待罪者，是御史之勵其職也。百官勵其職於朝，守令勵其職於郡縣，是以祖宗之世，内外多任職之臣，故其或治之。

效遠出漢唐之上今陛下使賢使能以建中興之治黜陟之法
訓迪之方無非遵祖宗之時而醒策力以官師未勵爲憂者
廟獻攢權之說焉今黜陟之法訓迪之方雖曰猶昔而治效非
昔者由威福之權下移於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大乎黜
陟而治箇之所繫者莫重乎官師舉者內外用事之臣多出乎
權門之親戚故舊朋黨文臣或非清流而濫居清要之職武臣
或無軍功而鑑居將帥之任賄賂公行其尙如市郡縣之吏其
獨如况是督官當盈清時可堪一笑者至於一言忤意雖狃罪
而亦斤眡眦之怨雖忠賢而必誅其一時黜陟皆出乎喜怒愛
憎之私凡復有唐虞考績李唐四善二十貞取之法求咎其盡
率屬職可乎若夫所謂訓迪者蓋將以忠義訓迪之使其忘身
徇國而已非欲訓迪其巧進取善造請以事權勢也當權謂炙
手可熱之時縉紳相率爲使之不暇孰有以忠義相訓迪者乎
至於今日而官師猶未勵者以其承積習之後而餘弊未革故

也陛下欲官師或勸職莫若大明黜陟於上而以黜陟之
次者付之宰相又其次者付之吏部又其次者付之監司可也
昔慶曆中仁宗黜夏竦等用杜韓富詒以爲執政以歐陽
靖王素勞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曹人石介作聖德頌以揄揚
之此陛下黜陟之家法也臣願陛下以仁宗爲法以前日權臣
之事爲戒執福威之大柄以爲黜陟之法明處事之大節以爲訓
迪之方如是則尚何患乎官師之不勸職如祖宗者乎臣伏讀
聖策自嘉轉未盡革財用未盡裕人材尚未盛官師或未勸其
咎安在豈道雖久而不渝法有時而或弊損益之宜有不可已
邪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朕欲參稽典策之訓講明推行之
並俾祖宗教治之效復見於今其必有道臣仰見陛下願治之
切思慕祖宗之深欲聿追其盛德大業者可謂勤且至矣然已
陳攬權之說于前足以春秋爲歛抑嘗聞先儒曾參有言曰尊
其角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春秋之學陛下旣已深

得之復能尊其所聞行其所知攬福威之權以守其宗之家法
則賞刑當而天下悅矣姦邪不患乎不革節儉行而天下化矣
財用不患乎不裕取士公而賢能出矣人社不患乎不盛黜陟
明而邪正分矣官師不患乎不勵祖宗致治之效又何患乎不
復見於今耶古夫所謂道雖久而不渝法有時而或弊損益之
宜有不可已者臣按先儒釋春秋有變周之文從商之質之說
又有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之說臣以謂春秋变周也特因
時而救弊耳又嘗聞董仲舒之言曰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
之處故政有解而不行救其偏者所以補其弊而口矣我祖宗
之法譬喻如大廈雖則修之不可更造苟不知遵守而輕修改更
臣恐風雨之不庇也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願以仲舒補弊
之說爲獻可乎若夫所謂推而行之有非其人者臣按春秋書
万一字如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之類穀梁釋二日刀者工乎
人之辭也蓋言任用不得其人耳又嘗聞荀卿之言曰有治人

無治法夏商周之法非不善也苟得其人監于成憲常如傳說之言遵先王之法常如孟子之言率由舊章常如詩人之言則夏商周雖至今存可也漢唐之法亦非不善也苟得其人常如曹參之守法宋景少之守文魏相李縛之奉行故事則漢唐雖至今存可也祖宗之法非不善也苟得其人常如司馬光之徒持守成之論則垂之万世與天地並久可也陛下旣知前日推而行之非其人矣則今日又不可不慎擇焉臣願以荀卿有治入之言爲獻可乎若夫參稽典策之訓則有歷朝之國史在焉祖宗之實訓政要在焉有司之成法在焉朝廷之故事在焉陛下宜訖執政與百執事之臣參稽而奉行之可也若夫講明推行之要則無若乎捐權陛下提綱振領而以万目之繁付之臣下可也陛下然策臣曰子大夫學古入官明於治道蘊蓄以待陛下矣詳著平姦朕將親覽此陛下導臣使善臣不敢不盡言也臣聞人主開求言之路公將有聽言之實人臣遇憚言之私不可

無言之誠蓋求言之路不常開而得言之秋不易遇今陛下
開來言之路而臣遇得言之路下有聽言之實臣其可无獻
言之誠乎臣復有一言以爲陛下獻者欲陛下正身以爲攬權
之本也按春秋書正者杜預謂欲其躬元而居正公羊又有君
子大居正之說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
正萬民者董仲舒之論正也謂人君所行必正道所美必正言
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者劉蕡之論正也臣觀自古人君
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周文王不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漢武
帝文王宅心於正道之中其勤勞則日具不遑暇食不敢盤于
游畋以無邦萬民推正之供故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見于恩齊之詩在位之臣皆節陰正直見于羔羊之詩人
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其化又見于駉虞之詩文王能自
正其身而其不化之如此若夫武帝則不然其所以自治其身
與其下應之者皆不正也帝好諛也故公孫洪曲亭以應之帝

好刑也故張湯曲法以應之帝好利也故孔僅桑弘羊以剥下
益上應之帝好兵也故衛青霍去病以拓土開疆應之帝好夸
大也故司馬相如作封禪書以應之帝好神仙也故文成五利
之徒以左道應之以帝不能自正其身而其應之如彼臣願陛下
以文王爲法以武帝爲戒端嚴心君以爲化本非正勿視非
正勿聽非正勿言非正勿動其用人也不必問其才不才而先
察其正不正是果正人也其進則爲治之表其可以其才不足
而不尚之進乎是果不正人也其進則爲亂之機其可以才有
餘而使之進乎其聽言也必觀其言之是與非斯可以見其人
之邪與正有遜志之言必將察之曰彼何爲而投吾所好哉是
必不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害於我者也其可以其遜吾志而
受之邪有逆耳之言必將察之曰彼何爲而犯吾之所惡哉是
必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益於我者也其可以其逆吾耳而不受
邪左右譽言日間必察之曰是必不正人也是必阿大夫之類

也是必善結吾左右以求譽者也退之可矣左右毀言且間必察之曰是未必非正人也是必即墨大夫之類也是必不善結吾左右以致毀者也進之可矣如是則一念慮無非正心一太爲無非正道左右前後侍御僕從因匪正人殆見四方万里風行草偃莫不一於正矣臣願陛下以是爲攢權之本而文任賢以爲攢權之助廣覽兼聽以盡攢權之美權在陛下之手則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雖社稷之大計天下之大事皆可以不動聲色而爲之况區區四者之弊尚何足以軫惄衷之念哉臣聞主聖臣直惟陛下赦其任恩不勝幸甚臣昧死臣謹對

新刊 國朝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十七

策

時議策

御戎策

趙韓王

夫禦戎之道有三策焉。前代聖人論之詳矣。築修城壘，收邊隙，阻訓戎，聚穀分屯塞下，來則備，去則勿追，策之上也。偃革橐弓，卑辭厚禮，降主媚而通其好，輸國資以結其心，雖屈萬乘之尊，暫息三邊之戍，策之次也。練兵選將，長驅深入，旌文鉞而肆戰，決勝負于一時，策之下也。國家自戎馬生郊，邊防受敵，兵連禍結，累載于茲，邯鄲致踐之虞，上谷失藩籬之固，死芻蕘，饑粟半千里，驩然丁壯斃于轉輪，膏血塗于原野，尚賴聖君宵旰，廣通賓諭，今夏以來，方隅稍定，族糧以濟城邑，粗安然而胡虜之精焚詐難測，或慮朔風高引，塞草員肺，乘大漠之苦寒，奉穹廬之醡，乘南下燕趙，復恣陵掠，則成敗存亡，未可量也。况河朔之地，因

昭方深忌丘據黎陽蕩析冀役目之戰韓軍之禍則趙直定
贊能守之人心一搖天下之事去矣國家素失薊北關塞之險
亡控守之處是上策不能卒也頓兵草野與匈奴轉戰勞弊已
甚勝負負未分是下策不足恃也審觀天下之形勢憂患未已唯
與之通好或可解紛今山東諸侯近不交戰訪聞匈奴休兵馬
退在虜庭宜因此時奉和親之策大屈信變化與道汗陞轉危
就安至人之務也將裁成于四海豈疑滯于一方昔高祖奮布
衣起豐沛誅暴楚滅強秦不五年平定天下而雄圖大略自
軒昊以降未見其倫以天子之尊唯有魯元一女及出師湖野
困于白登爰從詭士之詞遂舉和親之策迨及文景承先人之
業開太平之基至道興行兆民胥悅海內田賦三十而稅一太
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內府之錢貫朽而不可載立夫賈誼為
謀議將帥之臣三十年間天下刑措魏二功業與三代比崇及
其火照甘泉兵也細柳則節宗室之兵出鴻臚之夫以高祖之

雄才文景之淳化豈力之不足而德之不至也耶然而與之通好者蓋視夷狄猶禽獸尔安肯耗竭中國事先用之虜傷害德義而與大豕爭前代渝夷狄之侵讐猶蚊虻軀驅之而已豈求功業于其間哉觀典策之遺文審安危之大計降志戎虜唯至人能之結好息心正在今日儻或上天悔禍醜頻依仁奉大國之歡盟息邊夷之烽燧誠祖宗之福也夫盛衰之理其機存焉聖賢因之以定其業昔者隋暴蕩唐室勦興高祖大昇肇登天位英廟房杜爲佐命之雄而韻利可汗據北京邑太宗躬枉車駕以致其反好廣輸貢貨以厭其貪心歲月荐更大兵浸弱李靖以數萬之衆擒而滅之此王者蒙垢俟時殲強敵之明効也今契丹篡臣擅幽北雖司晨輩于幽辱權移于母治越于強大地處于嫌疑大羊之衆雖繁攻奪之形已露况滔天泯夏極惡窮凶以人事言之屋紀未周冒頓之謀必興于虜帳矣國家暫時屈已以濟艱屯而取亂侮亡其則何遠若契丹恃憑誰

落張皇
寇暴逆
天憤理不奉
綏懷然望人臣已濟物之誠已彰
灼子天下矣
豈獨回昊穹之眷命因亦激戰士之闘心曲直實
在我又何愧
利害斯見宜賜察焉

議陝西事宜策

張文定公

臣切見昨者清軍陷沒以來青岡察燒弃之後靈武一郡援
購勢孤敗遷少窺城池劫弱執弱失兵力傷沮難固壘垣况塞
北未寧方有調發若果分兵西面亦恐兩失機宜以今日西鄙
事勢言之窮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其計無亡惟在激勵自來
與紇邊有儲蕃部招誘遠處大族首領唱之以官爵誘之以貨
財推恩信以導其誠沐利害以激其志若山西蕃部響應遠處
族帳傾心則既醜之勢減矣以弓箭手及旋點義軍對本城兵
士臣責得十三州軍有二萬餘人若更於他州及近處對替又
合得五六千人其本城兵士試加料揀亦甚有朴勇可擇邊者
若公邊兵得及五萬餘更誘蕃部踰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

備則西擊使其奔命不暇矧更能外侵哉仍許蕃漢兵獲得焉
畜賞財悉令自取明行曉諭遠近皆知則蕃漢將士之心孰不
見利爭進今靈州軍民不翅六七萬餚之死地危難可知臣又
慮賊遠謂來春必發兵救援靈武於我未卒兵之際盡駐地家
併力攻圍則靈州孤城亦必難固万一陷失賊勢益增縱使多
聚兵革廣積財亦難保必勝矣所以臣乞封蒲羅支爲六谷
王及厚錫金帛仍先敦喻彼必向風恐遠賊旦暮用兵斷彼旣
賣馬之路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理等校西南遠蕃不
難招輯西蕃既已稟命以邊兵勢自雄則鄜延環慶之淺蕃原
渭鎮戎之熟户自然齊心討賊竭力聖朝設能與對替兵甲及
駐泊軍馬亥爲聲援伺間而興則萬山聞之必不敢於靈州河
西頓兵矣万山退縮則賀蘭山蕃部亦稍叛遠賊矣如此靈州
孤壘未至憂虞今議者謂六谷虛名然宜吝惜靈州孤壘翻
未籌量與其盜賞而收羨夷之心臣謂激貪之失輕矣苟若發

地而稔豺狼之勢則蹙地之恥大矣今議者不過曰名器不可
假人刑賞不可濫及此乃聖人治中國之道非議於夷狄者也
陛下即位之初以銀夏一管盡與斡邏移委奚高爵於匪人屋王
臣於穹帳分儲廩以悅其志輦金帛以慰其心有以見陛下愛
全王靈耻用凶器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者也朝廷於遷賊之恩
可謂厚矣殊不知契丹慮遷賊感大國之恩斷右臂之勢防患
甚切其謀甚深置王爵以賜之遣戎使以鎮之王爵至則旌節
之命輶矣旌節之命適所以資之也戎使至則動靜皆伺之向
背之心異矣我使往適所以堅之也夫西平之命亦虛名也契
丹命之有何損哉以今日言之當時之策豈不爲失乎且六公
者西北之遠藩也若夷之內推爲雄豪若於平時但以市馬湏
示羈縻則一懷化將軍亦已厚矣酌今日事弊以失權宜兼恐
全後邊事兵機更看准前失中即於國家大有妨損昨清遠之
陷是使匈奴轉成豐富兵民官吏六七千餘或含恨重泉或永

因罪感傷和致沴思之痛心願惟靈州還同穿獸外則虞冠戎

之逼內則憂變故之生朝夕之間垂餌虎口然而握兵者畏懦

逗遛坐觀覆敗運籌者安然自若曾不憂邊臣雖至愚不勝忠

憤且成向之性交許多端必恐醜類之謀潛俟隙火望明渝

邊情

外虞臣不任憂國思報之至

歲平四年八月李林甫奏

邊牙將來貢馬以充寇鋒

分置出以邊臣取寇期方略道創窮命齊賢爲征東臘胃

而外月進延保突厥戍漸佛等州彈突厥略使即日

伊遷上此奏時爲兵部尚書

議澶淵事宜策

寇萊公

臣伏奉聖旨擘畫河北邊事及將來駕起與不起如起當至何處者

一臣伏覩邊奏大戎游騎已至深州以來切緣三路大軍是

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昭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

采趙貝冀等德等州別扎大軍駐泊必慮虜騎近東南下

寨輕騎打劫不唯老小驚駭兼便盜賊圍聚直至天雄軍

以來人戶驚移若不早張軍勢必恐轉營戎心臣欲乞先
那起天雄軍兵馬一萬人往貝州駐泊令周瑩杜彥鈞孫
全照部轄若旦虜騎在近即仰近城覓便掩殺兼全間道
將文字與石普闇承翰照會掩殺蕃賊及分寡弱壯入賊界
燒蕩鄉村劫殺人口仍乞照管南北道路多差人探報蕃
賊次第聞奏及報天雄軍一則貴安人心二則張得軍勢
以疑敵人之謀三則石普闇承翰等聞王師北來壯得軍
威四則與邢洛地里不遠張得掎角之勢

一隨駕兵士嚮扈宸居固不可與大戎交鋒原野以爭勝負
天雄軍至貝州兵馬車駕未起以前不過三万人万一大
戎至貝州已南下寨游騎漸更南來即湏那起定州兵馬
三万人騎令呼延贊等結陣南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
手下兵士出土門路與定州兵馬會合相度事勢緊急那
至洛州以來方可聖駕順動假萬乘之天聲合數路之兵

勢更令王超等在近城排布照應魏能張凝楊延昭田敏等處兵馬令作會合次第又前來累降指揮牽拽候抽移得定州河東兵馬附近始得幸大名

一或恐万一定州兵馬被大戎於鎮定間下寨抽那不起那洛之北游騎侵掠天雄軍東北縣分老小大段驚移湏是分定州三路精兵差在彼將帥等會合及令魏能張凝楊延昭田敏等兵馬漸那向東傍城下寨牽拽如此則大戎必有後顧之患亦未敢輕議引軍深入若是車駕不起轉恐番賊殘害生靈或是鑾輶親征亦湏過大河即且幸儻淵就北易爲會合兵馬兼控扼津梁

右臣切列宰司素無奇略即承清問合聲鄙誠伏覩皇帝陛下睿智淵深聖猷宏遠固已坐籌而決勝尚猶虛已以謗謀兼彼大戎頗乏糧糗准特腥膻之衆必懷首尾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但圖深入然亦慮其凶狡須至渴有防虞煩瀆天聰伏增戰懼

魏豫元年九月上時
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

卷十七

文

論并靈州策

楊文公

臣嘗讀舊史漢比繁胡方之郡平津侯諫以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辟士朱買臣發十策以難之平津不能對臣以爲平津漢之賢相深明經術者知利害屬武帝以雄侈自任志在開拓買臣等以詞辯獲進並侍左右前史稱平津每朝會議論但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敢面折廷諫由此言之非不能折貳臣之舌蓋所以將順人君之意爾繁胡方非使有自來矣且地在要衝之外固聲教不及元朔中大將衛青攘却匈奴取其河南之地列置郡縣全空州是赫連昌地後魏置州置朔方之故墟匈奴之舊壤僻介西鄙邈絕諸夏數百里之間無有水草烽火不相應亭障不相望當邊境謐寧羌戎即敘道路不壅饟餉无虞猶足以張大國扞蔽自胡鵠作梗邊邑屢驚稚虜爲其虜從羌黨因而猖熾符之以爵賞頗驕蹇而不恭討

之以甲兵又遁逃而無獲凡有羸根之役必興狙擊之謀每至靈武轉輸大湏發卒防援雖去內郡皆無閭心經涉畏途多有菜色自曹光寶白守榮馬紹忠及王榮之敗資糧靡獲所失至多將士丁夫相枕而死以至募商人入穀輸帛賞以數倍之價復於積石孤壤別築清遠一城邊城繹驛國帑匱乏既不能制黠虜之死命又不能救靈武之爭心雖數年之間羌黨逾盛靈武危堞巋然僅存河外五城繼聞哨沒但堅壁清野坐食搜糧閉壘枕戈苟度朝夕且使繼遷橫行沙漠倣擾邊陲擊列鎮之戍兵侵屬國之蕃鄙雖有警鳴矢候望而誰知縱或憑陵阻撣全而自保未嘗出一兵馳一騎敢與虜校此靈武之存无益明矣平津所言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正爲今日也臣以爲存之有大害弃之有大利且如國家募人入粟賞以十倍之直發卒轉送涉茲不毛之地此古之所謂率三十鍾而致一石駁民於死者今弃之即以歲省戍卒分守內郡一卒之費可給十夫

國家免飛芻輶粟之勞士卒免暴露流離之苦謂廢之則虧失
土地傷損威重且如堯舜夏禹聖之盛者也地不過數千里而
明德格天四門穆穆武丁成王商周之明主也地東不過江淮
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荆蠻北不過太原而頌聲並作号爲至治
及秦漢拓土窮兵遠略雖疆理益廣而干戈日尋府庫之資屢
空生靈肝膽塗地校功比德豈可同年而語哉夫蝮蛇螫手壯
士斷腕蟻壤不塞將漏江河今靈武之存爲害甚於蝮蛇供饋
之費爲蠹渝於蟻壤無鵠毛之益有太山之損豈可忽遠大之
略信悠悠之談昔西漢賈捐之嘗建議弃朱崖當時公卿亦有
異論元帝能排衆多之說舊獨見之明下詔廢之人懷其德元
帝之意寧歛自弃其地當其內屬爲郡固已置吏而按循及其
稱兵作亂豈可勞民而征戍故其詔書議者以弃朱崖爲威令
不行夫通乎時變則憂万民万民之飢餓危孰甚焉且宗廟之
中凶年不備况乎避不嫌之辱哉臣以正與今日靈武之事相

類必以夫地為言即幽薊八州可惶五郡所失多矣何必此爲
議者又以西北諸番戎馬是產資其控制以通貿易環慶諸州
內附蕃落藉其弁翰以免繹騷此迂闊之甚且戎人爲利所誘
故玄市於邊閥蕃部之族自強故能庇於種類必來寇於環慶
固無備於藩籬百姓危城千里阻隔自救不暇豈及於他議者
又謂其土田沃饒有漢波之利恐賊遷因而播殖益以富強况
戎人但以攻剽爲生罔知耕耘之事河隴之外弃地甚多延袤
百城提封万井西漢屯田之所疆畔猶存儻事力耕可以積穀
何必獨耕靈武乃能足食若靈武於賊有大利即是必爭之地
當朝少攻取言至於今皆爲子浪之談殊非盜久之計況又歲
有調發動致擾攘借寇兵而資盜根竭民力而耗國用爲患之
大无出於斯雖庸人孺子亦知其可棄也若或邀選單不聞
而行齋特詔書宣布王命令其盡焚廬舍拔而歸于壯悉令
持兵老弱以之極負古稱歸不可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當

此之時人百其勇而難思死其鋒莫當又湏申命偏師揚言出塞軍聲既振城壞首分即靈州謬民不虞敵擊之忠雖有剽劫易為收拾且國所尚者土民所急者財用豈可以號勇之族委鋸虎之隊府藏之寶在廬山之鋒今弃去靈武退守環慶本免戍於遼域民期保其室家供饋不出於郊圻恩澤自渝於骨髓民力不竭士氣益揚何敵不摧何戎不克陛下又憲茲點薦志欲剪除自以爲不可顯武以窮兵止可伐謀而制勝臣判賦任明雖邊寨之外猶強沙漠之中躬制諸羌嘯聚不逞無耕農之業無蚕織之功爲鼠竊之謀以資衣食聚烏合之衆以撫塞垣致番夷之服從用完威而驅泊非有厚利能誘其人朝廷今廢棄靈州每歲更無饋運絕其覬望何所窺圖平夏之西盜北斯在先是貿易粟麥用資糗糧令禁甚嚴法網尤密無敢逾越漸致携離皆困賊遷之術也臣切見太祖朝命姚內斌領之軍市之租不從中獲用能士卒致命委戎畏威朝廷無仰食之憂疆

場便。有書之。警昌欲望於武昌之中選有將帥之才知邊鄙之事設十數人外布諸郡量其所將兵多少除廩祿之外賜一大縣租賦恣其犒設令開幕府召量俊爲僚佐咨以策略勇力之士稟其指蹤之用軍旅之政許以便宜而行備器械遷侵擾那軍城擾內屬蕃部並脣齒相援脅背焚攻或戰馬正肥武士思奮即召發內屬討虜生差停獲之餘盡分麾下且失利於降府明立賞格厚委戰功助運賊腹心稍稍奔潰親雖叛事去渾乘營居獨行誰與爲伍但塞外一胡人耳安能與大邦爲讎哉若欲謀成廟堂功在刻漏自以爲此虜方黠其財猶豐腥膻之羣如臂使指未可以歲月破也直須廢弃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討困之尔如臣之策祇得兩三駢將付之以一二萬精兵以數縣租賦給其用度分守邊郡賊還可以計日成擒朝廷可以高枕無事耳以平四年十二月上南靈州孤危請召臣議并守之宜億上此奏明年三月陞任大集議都政陝靈州僉

上真宗乞罷營五清昭應宮

王文正公

臣伏聞朝廷設諫諍之官防政治之闕非其宜而言者蓋表恩忠悅當不諱之朝復忝非常之遇苟進思之無補懼功祿以貽譏臣伏觀國家誕受殊祥荐膺於靈於洪圖於万葉超盛烈於百王陛下寅畏睿符陟封名并功垂不朽澤浸无垠奉若之心斯為至矣而清衷蕪發成命亟行就嚴城之北隅營列真之祕宇式昭丕應特建嘉名首經始以來徒斯廣輦他山之石相屬於道途伐豫章之木遠周於林麓累土墮甓揮鍤連斤刃揮弘年費將鉅万擔祈年之舊制踰既日之前聞輶賈近以董臨寢使權而領護如此則國家尊奉靈文之意不為不厚矣崇飾臺觀之規不為不壯矣然則臣之愚懇或異於斯既有見聞安敢缄默臣以為今之興築有不便之事五焉雖鳩僕傍立亦未可悉能苟或万一采芻蕘之說省其功用抑其制度亦及民之大惠而憂國之遠圖也所謂五者之目請為陛下陳之具今來

所創立宮規制宏大凡用行木莫非楩楠切聞天下出產之處
收市至多般運赶宮尤傷人力雖云只役軍匠空免頭擾平民
况復軍人亦是黎庶此未便之事一也迩者方卑封禁頗煩經
費今茲興造尤耗資財雖府庫之中貨寶山積多累之下工徒
子來然內帑皆積代之蓄藏百物盡生民之膏血散之既易歛之
推輒耗極豐盈猶宜重惜此未便之事二也夫聖人貴於謀始
智者察於未形禍起隱微危生安逸今雙闕之下方衆畢臻暑
氣方隆作勞斯裏所役諸雜兵士多是不逞小人其或冒竄郊
野徇偷都而有一於此足貽壅憂此未便之事三也王者撫
節愛區順序天地舉動必遵於時令財成不失於物宜靡崇奢
侈之風固停陰陽之序臣謹按月令孟夏無殺大衆無起土工
無伐大木今肇基卜筮皆冒營基址墳塋違前訓矧復旱
暵辛酉雷電逐風故木颶瓦溫冷之氣比屋罹災得非以未承
天地之明幼無此未便之事四也臣切殷中間符命之文有清

淨育民之戒今所修官閣蓋本素篇而乃過興苟撻之功廣務
雕鏤之巧雖墮彈於物力恐未協於天心此未便之事五也伏
望陛下思祖宗之大猷察聖賢之深戒遷忠回慮懲往念來詔
將作之官息勤勞之衆輯寧群品對越高穹如此則遐迩宅心
人極快望必若光昭大瑞湏建盛華宮將畢相勞率委成績則臣
敢效愚計亦可必行但能頃彼規模減其用度止崇樸素无取
瑰奇唯將之以誠明仍重之以清潔名數之際加等是宜實貴之
資節儉為要俾四海之內知陛下愛重民力之意豈不美歟昔
太宗皇帝達太一上清等官亦不使窮極壯麗臣謂陛下宜遵
而行之取為法則以示不敢踰即從諫之德光於千古矣奈何
特欲過先帝之制作乎并擬西京造 太宗殿東立置會真
之宮詳其庸亦皆不啻中人百家之產然於尊祖禮神則盛矣
其於邦國大計則猶未足為當時之急務也臣料陛下必為海
內承平邊隅清晏人康俗阜時和年豐縱或築宮無損於事則

宜復謂其不然也方今疆場甫定虜庭有姑息之虞民俗尚安
倉箱无紅腐之積况關輔之地流土素多近甸之氓農桑失望
雖令有司安慰亦恐未復田廬秋冬之間飢歉是懼亟經營於
神館處稍齋於輿情且往古廢興之端前王得失之事布告方
冊是足爲商盛者陛下覽之詳矣非假愚臣一二言焉試觀自
昔人君崇尚土木孰若清靜無爲者之安全乎願陛下留神無
聽無忽臣言則天下幸甚今雖上下之人皆知事理如此而人
人自愛莫敢輕躡冕旒至朕左右大臣則慮討之不從致見疎
之悔中外百執則慮言之難達招妄動之尤使忠讜之謀未行
良爲此也唯臣出自幽隱遭遇文明特受聖知度越流輩官為
侍從身服簪綉粗識安危之機未申補報之効猶恥思奮也其
時又安敢循默苟容不爲陛下別白而論之乎是以奸卒庸愚
輕冒痕嚴惑蔽於中無所顧避陛下寬其貳錢之罪矜其譖議
之誠深望古先試垂採擇無二羣臣爲以細事而弗恤也臣以

爲興役動衆尤數事機不可不察也當使鄉校之中豪姦之黨
先所開切議之口則微臣之望也天下之幸也

直言對

宋晁文公

伏以陛下躬至聖開大明數引近臣延謀急政退託不敏開啟
言之路日具便生以頃告猷夫人君據安而念危則終不危操
治而慮亂則終不亂何則幾微之非成敗之端森然前判於昌
中矣臣向已被詔對所欲言書間於上未在明聽陛下赦其無
狀再降德音以欲竭盡下情以裨万一顧臣敢無辭而對臣聞
群臣之所以有朋黨者何也由忠邪不早判耳且君子得位必
引其類使協濟忠力不為私也小人獲進亦引其類使扇動惑
勢不爲公也君子指小人所引固曰朋黨小人指君子所引亦
曰朋黨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此人君所以易惑而難辨也陛下
何不質之以事驗之以言其言也陰賊忌害巧爲迎合聽之
以可用察之而無實小人也其言也質直塞正多所補益聽之

似逆耳察之而有實君子也又以其言驗其人之行事而言者爲忠事而妄者爲邪不黜其邪不進其終則朋黨終不除矣臣下之所以讒佞得行者何也由朝廷進言之路太廣也夫正人能言邪人亦能言古者稱言之无罪者謂有道之言也若邪人構虛以害有位架妄以間忠臣亦以爲不可加罪則是以言喪邦矣且邪人緣隙投訴寄事造姦詆人必以難驗之文傷人必以似是之語使進不得自辨於主退有以離間於君於是正人幽憤有功抑退如此者陛下雖加罪焉可也正人則不然教焉中立保持正論引古今之宜根刑政之本質之衆則无害措之事則可行不爲勢傾不爲利奪如此者陛下雖加賞焉可也苟言路大闢而正言不賞妄言不罰則讒佞終不去矣今議者皆曰朝廷誠安且治臣以爲不然夫二患未去安得爲治直亂之未作耳請試言之夫與賢人謀事而與不肖者斷之一患也重選大臣而輕任之二患也大事不圖而小事是急三患也何則

賢人必爲國計而不肖者專爲身謀爲國計者怠惰至公故言
直而援支爲身謀者專挾已私故偷巧而援多人君不能察一
則奸計行矣於是言長利者則破之以小害使終不能爲利圖
大功者急之以近效使終不得立功善令方下而謬令移之夫
公議始行而私議奪之矣且不肖之人已不能忘而忘人之納
忠已爲不善而能敗人之爲善改白作黑以是爲非若朝廷已
知其奸不能斥去郭公所以誠亡也已知其賢而與不肖者並
任之劉向所以獲罪也此方今患之最切者也夫大臣左輔右
弼參贊權綱朝訪多對弥縫漏闕既以爲忠且賢而擢之矣材
且謙而任之矣是宜待之以無二責之以一心今或指纖瑕采
飛語小則被疑大則賜罷朝爲臯穀暮爲檣杌遂令家無全節
人無光行何其有道之世而賢者之乏耶誠任之失其理矣徒
使繼至者瞻前畏後偷人最容事存形跡自防猜阻捨國事而
不廣苟身謀以自安大臣如此陛下何賴焉且君視臣如手足

彼將以手足爲報君視臣如路人彼亦將以路人爲報此患之
次也聚天下莫急於財鎮天下莫切於兵制四夷莫神於機任
天下莫謹於官今財已匱而不肯計兵甚冗而不能擇機至而
不敢謀官濫而不知選而執事者狃且計小利害責小經費群
對而於前取旨而奉行日苟一日歲偷一歲陛下又不忘此寧
是朝廷福耶此患之又一次也假如万一邊境有事盜賊相挺甲
共宿野狼饋在路此時三患不去誰能出身爲國與陛下共此
安危耶誰能執節慨然爲陛下前死不顧耶臣故曰非能治也
直亂”未作耳陛下誠能詔中書門下使擇天下之冗官澄清
添品詔樞密院去天下之冗兵復明紀律斷同宸慮必取成功
不使渙汙復牧匪石中轉則縣官之財有數年之饒爲万一不
虞之備策之善者也機制夷狄自前對已嘗具之猶有可全者
自聞馬者戎之大也戎狄之所以嘗取勝中國者也今監牧弗
謹狩獵無誤西蕃入中國者既有定價則駟駿不至而被驚嘵來

地非所宜死者如積河南河北草地數萬頃爲郡縣所侵排田
伐樹半入民產且中國之兵安多騎少骑兵利平步兵利險自
河以此地若破平日與天盡不見堆阜此非用步之利也雖步
卒百方詎能抗戎馬之出入乎故莫如養馬之馳逐則契丹懼
矣夫馬政脩舉牧養得人五年之中可致良馬十萬外可以罷
西邊之入中令得與民通布內可以移人心之馳突與契丹爭
衡此誠用武之急也臣又聞南方鑛冶地資不乏但轉運司與
州縣莫適爲謀昔之本錢數十方慶曆以來爲官司侵耗略盡
矣今既無根貨不能聚人上下掩閉止以坑穴不鼓爲解未鑿
黑棟友爲斂人所盜利奪於下貨失於官禁帑之錢日朞月削
今若韶數十方鑛至於鏡信權爲本錢精擇材目委以經粟自
今舉吏專建官司庶幾銅溢於山錢流於府此可責數年之效
未可取驗於目前也銅足錢多此亦富國之一助耳臣智識庸
暗不足上富清問輕率往猶惟陛下裁獎其誅臣某死死上聞